◆漫游湘西南

山 村 听 雨 声

张声仁

今年的天气很怪,整整一个秋天,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。小溪断流,山塘干涸,从雪峰山里奔流而出的平溪江,清瘦得惨不忍睹,河床裸露,怪石嶙峋。远望雪峰山,一片枯黄,这绵延数百里的雄伟大青山,不再是过去熟悉的青郁郁颜色,它那裸露的山石,显现出了雪峰山土色的脊梁。

昨晚,朦胧中,我听到了久违的风雨声。清晨,站在阳台上,顿觉一阵寒意袭来。俯瞰小区,只见地上全湿,坑洼的地方有了积水,绿化树叶上有了莹绿之色。

看到县城湿漉漉的景色,我想起了雪峰山里银坪水库周围的几户人家,那是我联系的脱贫户。在脱贫攻坚的日子里,我曾在那个贫困山村担任村第一书记,与乡亲们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如同家人般生活工作了五年多。山村脱贫摘帽后,我虽然回到县城,在乡村振兴工作中,仍联系帮扶四户脱贫户。有一个多月未见面了,脱贫户的生活过得如何呢?县里要求我们必须每月与他们沟通,因此,我决定进山里去看看。

出发前,望着灰蒙蒙的天空,我猜想着,村里是否也下了一场透土的雨?我知道,在山区,十里不同天。有时,隔着个山梁,一边是大雨倾盆,另一边却阳光灿烂。

车入雪峰山,我注视着公路两旁山间的景色。落叶树,叶子落得不是很干脆,有点脱泥带水,许多干枯了的叶子,还黏在树上,似乎对今年的天气心有不甘,渴望在枝头多品尝几场好雨,多吮吸几回甘露。常绿乔木,有的却像草色一样枯黄。枯黄的草色中间,夹杂着一些绿色的植物,很醒目。雪峰山里的草,品种繁多,各具特色。有些草,它不怕旱,越旱,反而越绿。

车在弯弯山道蜿蜒,我的思绪在飞扬。乡亲们秋播冬种工作,不知怎么样了……

两个多小时后,目的地终于到了。走访的第一户,是明亮兄弟,他和我是老庚。见面之后,我们首先谈天气,谈这场助力秋播冬种的及时雨。明亮兄弟说,天气寒冷,你不怕路远又进山来,有事,打个电话不就得了。我说快年末了,只是想来看看你们。来不及细谈,明亮兄弟的母亲闻声从屋里走了出来,她高兴地说:"小张书记呀,你礼信太重了,又上门来看望我们,快进屋喝茶。"这老娘,是解放后银坪村的第一任妇联主任,快九十岁了,耳聪目明。她已有六十多年的党龄,上次把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送到她手上时,她兴奋得热泪盈眶。她拉着我的手,絮絮叨叨地说,现在共产党好哩,让我们山里人家过上了好日子。我说,是的,我们赶上了好时代,党中央不会忘记我们山旮旯的每一个老百姓。她吩咐明亮兄弟去捉鸡杀鸭,准备午餐。我连忙制止,说我还要去走访另外几户人家,要她别费心了。

明亮兄弟对我说,今年天气出了怪,几个月没落雨。我笑着说,上次走访时,你正在收割中稻,我看了,几丘田的稻子成色很好,产量应该不低。明亮兄弟说,水稻的收成,不比往年差。老娘插话说,这还不是搭帮共产党,修了银坪水库,才让田里收成不减。

正说着,一同来访的村妇联主任说,银坪水库的水,为了保灌溉,都放干了。老娘说,银坪水库自从20世纪70年代修成后,从未干过,今年见底了,这旱,大哩。明亮兄弟接过话,说好在他今年把重点放在养猪方面,现已出栏十多头肥猪,大的四百来斤,每头纯收入有二三千元,这笔收入可不小。我问明亮兄弟,他两个儿子在广东打工收入情况。他讲因为疫情,受了点影响,但全家的总收入,比去年还要多一点。听了这话,我放心了。寒暄几句,便告辞了。

走到易图明兄家时,只见他夫妻俩正在屋里烤火。见到我,他们连忙说,怎么不打个电话相告。以往,每次进山走访,我总要先电话或微信联系,这回搞了个突然袭击,让他们有点意外。在交谈中,得知他们夫妻的"烦心事"已经解决了一半。他们的小儿子已结婚生娃了,但大儿子的另一半,还没有着落,正为此事发愁。我宽慰道,你家的大儿子一表人才,在外打工收入不错,现在住上了新房,还怕媳妇不进门?别急,抱娃当爷爷奶奶,是迟早的事。他们连忙说,谢谢你的吉言!

走访结束后,我与前来采风的诗人林目清去看银坪水库。站在高高的土坝上,向下看去,见底的水库,又有了些积水。远眺,这个两座山梁之间三公里多的狭长水库,没有了以往的粼粼波光,在朦朦的雨雾中,像一条空荡荡的大走廊。这是平溪江的源头,干瘦如斯,难怪平溪江下游没了以往的波涛。

穿行在山间的小径,雨雾打湿了我们的行装。听到树叶上"滴答"的雨声,我感觉到雪峰山里凉丝丝的舒爽,它像一曲欢快的乐章,让大山有了无穷的魅力。

(张声仁,洞口县文联主席)

六岭杂谈

又见山茶花开

杨 梅

一夜没睡好。凌晨五点,我望向窗外,天空还没有一丝光亮,却听到楼下有杂乱的脚步声,那是志愿者们在为核酸采样做准备。绿城在不安中,静静地醒来。

点开微信,几朵盛开的山茶花跃入眼眸,晶莹剔透的花瓣,有着白瓷般的质感,蕊金黄色,隔着屏幕,似乎闻到了它散发出来的清香。这是住在大山里的肖妹妹发来的图片,她告诉我,看到门前的山茶花一开,就想念和杨梅姐姐相识时的开心时光了。

去年,我与她初次相识在她家门前那开满山茶花的山坡上。肖妹妹的家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村落,静谧而少有车马声。常年生活在大山里的她是一个脑瘫患者,肢体残疾,五官不协调,走路摇摇晃晃,但她人残志坚,不等不靠。常住在娘家的她,与智力障碍的老公一起辛勤劳动,靠出售农产品维持生计,供女儿上学。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,她却依旧怀抱希望,活得通透,用一颗炙热而滚烫的心,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着生活的美好。我鼓励她多写多投稿,前不久,她写的《青山碧水"致富路"》一文登上了《邵阳日报》。一边是诗歌一样的文字语言,一边是沉甸甸的生活重担,乐观的她,脸上始终挂着山茶花一样纯洁而素雅的笑容。

聊天框里是她一连串的问候,看着满屏的担心与挂念,我红了眼眶。告诉她我没事,然后叮嘱她在乡下也要注意防护。她还告诉我,由于今年几个月没下雨,村里好些人家的自来水几乎都没水了。她家在山坡上,屋后有口常年清澈见底的山泉水井。担心村民没水喝,她父亲自己动手接水管,把井水引到山脚,方便村民取用。

那些因为疫情而匆匆回村的人,要么是在外打工,要么是在县城买了房,一年到头都很少回来,大山里的老房子虽然在,但没种地没种菜。善良的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。经过一家人商量,她父亲来回几趟,把家里几百斤大米扛到山下。她也摇摇晃晃地和她母亲一起,把自家种的一些蔬菜,连同大米一起分给村民,分文不取。别人给她钱,她却说:"虽然我们不能像那些白衣天使一样,站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,但是我们都要听从村干部的安排,别乱跑……等疫情结束了,你们去城里挣了大钱,如果需要买我家米时再给钱吧!"

天亮后,我来到大院门口排队做核酸采样。队伍旁边是一个个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和医务人员,不停地指导与提醒着大家该注意的事项。做完核酸回家,我再次翻看手机里那盛开的山茶花照片,那傲人的花朵,对着天空呐喊,就像大山里那个有着纯洁情怀的村姑,不向困难低头……

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,茶花会按时绽放,赏花的人也会如期而至。

(杨梅,邵阳市作协会员)

南山牧场 郑国华 摄

爱莲池

◆宝庆人物

有志者事竟成

——萧致治先生求学轶事二三

萧致强

萧致治先生青少年时代都在武冈度过。

他在《花甲忆往》中曾述,十岁以前,年华虚度;十岁以后,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刺激,才愤而负笈进城,进入鸿基小学,发愤读书。从此判若两人,学业成绩更是扶摇直上,直执牛耳。是什么给他注入如此巨大的动力呢?原来,致治先生的父亲跟朋友有替孩子指腹为婚的约定。可这位朋友不幸早逝,他的妻子嫌萧家不及她家殷实,少年致治又调皮,就想废约。致治听到这话,非常气愤。于是暗暗发誓,发奋读书,绝对要活出个人样来。

小学毕业,他以班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到鸿基初级中学;初中毕业时,他一举考取了寥葭高中、安江高农、洞庭高中和省立六师(当时的中学,不举行统一招考,而由各校自行命题,错开考期,独立录取)。他一心想读洞庭高中,圆他的大学乃至留学梦。但是,洞庭高中当时是私立学校,学费很贵,还要按月交纳生活费。省立六师是公立学校,不仅学费全免,连吃饭都不要分文;不过毕业后需要教书八年,才能考大学或改行。致治先生家里当时经济拮据,所以只同意他读公立的六师,不同意他上私立的洞庭高中。由此,父子俩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

那是1947年暑假的一天上午。当时,家里刚完成秋收,忙于晒谷。致治母亲正在剁猪草,突然外面有人报:晒谷坪上有鸡在吃谷子!致治母亲立即吩咐致强(萧致治胞弟)看住猪草防止鸡儿糟蹋,自己丢下菜刀,抽身往晒谷坪去了。就在这时,致治气呼呼地冲了进来,掐起菜刀坐在灶前,就要破腹自杀,把致强吓得脸色惨白。于是他边往外跑边喊:"救命呀,我哥要破肚子!"致治的堂姐夫刘锦章恰好正在他家,赶忙跑过来,果断地夺下了菜刀,致治才化险为夷。之后,致治父亲严肃表示,不要钱的书不读,偏要读要钱的书,绝对不行。致治见父亲意志坚决,才勉强屈从于父亲的压力,读了六师,不过大学梦一直未泯。

1956年,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"向科学进军"的号召,鼓励有条件的青年都要勇敢地报考大学、上大学,还严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阻挠。这号召激活了致治深藏心底多年的大学梦。党的需要与个人理想在这里不期而遇,且融为一体,他好不高兴。不过,这时他已是有6年教龄的老师了。家里有妻女,还有母亲和两个弟弟;母亲耳失聪眼失明要赡养,弟弟幼小要吃饭要读书。父亲早已去世,他是家庭的主心骨、顶梁柱……全家老少,谁都离不开他,真是困难重重。

但是,再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住他圆大学梦的决心。在人生的三岔路口,他既踌躇满志,又备受煎熬;既憧憬美好的明天,又裹足于严酷的现实。由于他执意求学,妻子对此很不理解,打算离婚。致治先生见苦苦挽留没有效果,就答应妻子和平离婚,女儿也让她带去。其次,致治请姐夫、姐姐帮忙,在他大学期间照顾好母亲和弟弟。姐姐、姐夫当然支持。他一身轻松地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和备考中,并有幸被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录取,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又经过多年奋斗,致治终于成了扬名海内外的专家学者。

(萧致治,武冈人,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,中国近代史著名专家;萧致强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望 煤

李金雄

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九期学员毕业两周年之际,组织了前往宁乡的采风活动。我有幸参与其中,心里满是激动。采风的第一站是煤炭坝镇,参观煤炭坝工矿遗址。

我生在煤山下,很小的时候望着堆积成山的煤,和正在装煤的火车,满是兴奋。小学没读上两年的父亲阴着脸,不知道我的"小兴奋",因为一家人的生计累得他精疲力尽,有时就会对着发呆的我大吼。我那柔嫩的小手要常去捡火车上掉下的煤块,不知多少次划破手指。艰难的生活,让我有着对"黑金"的不舍。每每放学,我总是在煤山下驻足,呆呆地望着煤。那是农村为城市供粮供煤的时代,我发了呆就发奋学习。父亲说:"有出息了,跳出农门,你就不用捡煤块,家里也有'黑金'烧。"

我终是如父亲所愿,成了我那个家族百多号人第一个考出去的人,大家夸我比在食品站工作的伯父还有出息。但煤山、煤块,总是绕着我,不曾离去。在城里还是不安稳,我选择了回到家乡,当上了镇里的干部。我和一帮志同道合者顶着压力,倡导绿色发展,在煤山里发展果林,用采煤的废渣开办新型砖厂。十多年下来,家乡的"黑金"彻底停止了出土,生态经济开始走红,尤其是清水村,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。

这次宁乡采风,就是想着能肆无忌惮地望煤!

到了煤炭坝镇,我发现这里比我家乡的面积要小一半、人口少一半,却曾拥有超我家乡十倍的煤炭产量。就是这样的煤炭大镇,早在2014年就全部退出煤炭产业,探索乡村振兴路子,难度之大超出想象。如今的煤炭坝镇,已经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防盗门生产基地,从"百年煤城"蝶变为"湘中门都",仅用了三年时间。而后,这里迎来了《秋收起义》《共产党人刘少奇》《八百矿工上井冈》《何叔衡》等电影、电视剧的取景拍摄,成为研学网红打卡地,实现了"挖煤炭"到"挖文化"的转型,开启了多业态、多维度的旅游新模式。

"绞车房、矿井架、老烟囱,以及不同时期的采煤工具、机械设备,成了反映煤炭工业发展的缩影,让参观者恍若隔世……"讲解员娓娓道来。我望着展厅里那堆不再出售的煤,人没动,目光未移。

大家兴奋地观赏着煤炭坝煤矿的物件,感觉它们新奇,忙着拍照留念。望着他们渐行渐远,我依然不肯离去,驻足煤堆旁,心绪弥漫。

(李金雄,任职于新邵县巩国卫创国文办)